

湯顯祖詩文集



1214·8/5

徐朔方 签校

湯顯祖詩文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14.8/5

湯顯祖詩文集

下

徐朔方 签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湯顯祖詩文集

(全二册)

(明) 湯顯祖 著

徐 朔 方 管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2.75 字數 1,099,000

插頁：(精) 12 (平)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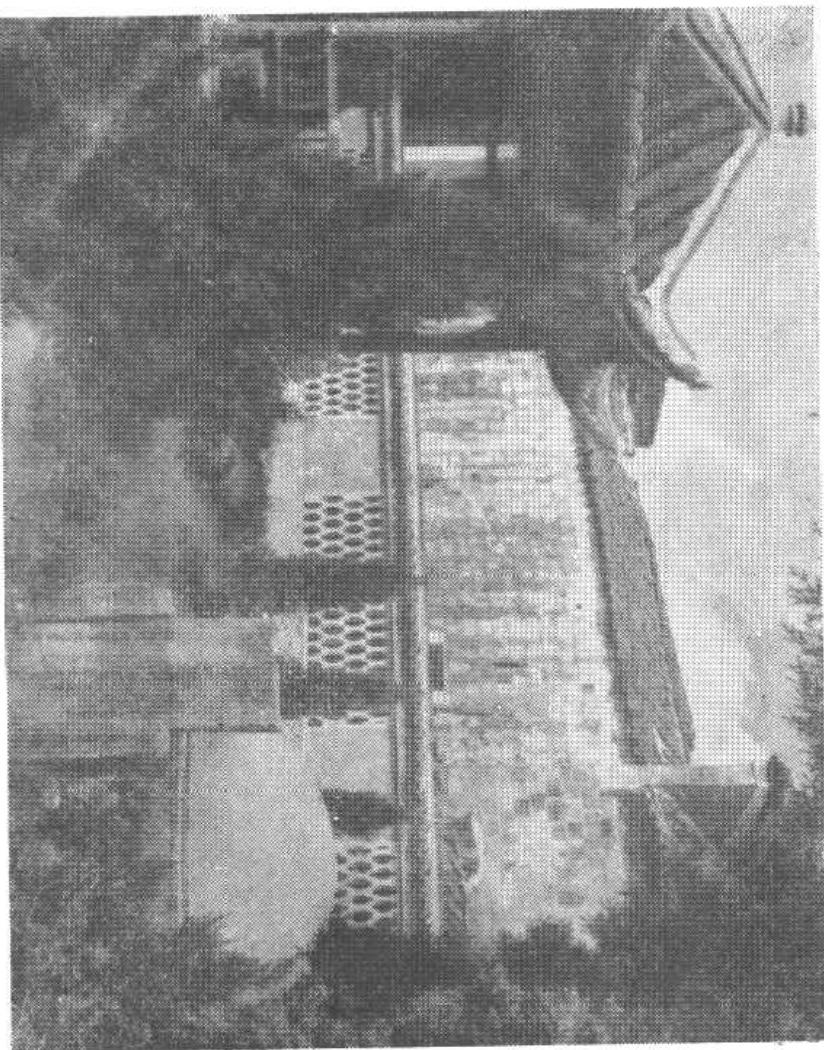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精) 1—3,000 (平) 1—8,500

統一書號：10186·297 定價(七)：(精) 7.10 元 (平) 6.20 元



湯顯祖畫像



江西撫州湯顯祖墓

仲友使君入都
送懷集東道

20

故其名者何首烏也此所謂

清平乐·春归何处

珠海子連路竟泉明矣

1. 著作權法的發展趨勢

此行後起紙絕繩之苦以解

此詩亦宋人所作耳。其說與之合。

行泊於此宦江也作人臣濟
閩時浦少聞大流清金玉求

同其人之詩，亦復有清音妙響，可謂之才矣。故其詩多有佳句，如「行潦拾枯甃，江心作人聲」，

水氣通便止其閑，今清勞五

用林木牛谷

風的休憩處在那裏呢？

卷之三

卷之三

休寧縣志

新門邊所共聞再見情消
寒去如流年清回轉

此江上雪更皎然相映二才心自
高道攀三年学成之餘嘗云

中華書局影印
連望有倫文集

因張師相丁未之夏

洪武二年正月一日謹定
洪武二年正月一日謹定

陳子二叔消息未通，傅在野著此

卷之三

湯顯祖手迹之一(一)

侍生湯顯祖頓首拜

伯父之東三黑文思如初為生母絕仁愛甚
人知翁一固君家鑄是往半世一

昌中解之老之未渴 吾太守是其黑處
以長輩稱多之而藏每日能望之故名
頃見其墨餅

乙巳二月從省 吳會元寔爲一書於都下

湯顯祖手跡之二

尺牘本文

侍生湯顯祖頓首拜，伯厚近來意興文思何似？爲生殊難，所貴達人知命耳。周君宗鑄是往來望足下中解元者。今來謁吳太守，是其里戚也。附此衷積。生之行藏，渠自能道之。致意。頃見呂令弟併足下二賢從。有吳會元窗稿一寄示。祖生又頓首。

參看本集《尺牘》之三《與門人許伯厚》。據《嘉興府志》，伯厚名應培，嘉興人，以貢生終。周宗鑄，長湯氏十八歲。同里友人。詳見本集卷二十六《哀偉朋賦》。嘉興知府吳撝謙，臨川人。據《明實錄》及《府志》，吳氏之前任王貽德在萬曆十五年十一月龔勉去職後即事。湯氏書信必作於萬曆十六年後，十九年春自南京貶官徐聞前。

原件11.9×17.4公分，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承日本中國語學會理事長波多野太郎教授據東京堂《故宮歷代法書全集》影印本第二十八卷複製見惠，謹此致謝。

萬曆三十四年刻玉茗堂文集（一）

王茗堂文集序

詩太難言矣思通淺詳者多乏天
才才氣俊邁者或疏冥討氣韻高
勝思少體裁法律森森嚴時減風致
雄渾悲壯求之深利則窮清備蕭
疎責以沉着之審率意師心託之

王茗堂文集

丙午夏金收用如漢刊

川湯海茗

丁亥集選卷之一

賦

臨川湯顯祖著

友人師機選

迎舉浮山歐月序

大庭圖墮地引湖沒於文經日久周天界盡
依太陽雖然則南極之南北戶之北固以與
象之所偏龍蟠龍之所長縮矣而屬微天子
之師衡山不疎之螺螺帶雖通於西極經絡

二十二 古意選卷之八

五言律

臨川湯顯祖著

友人李為績校

春澹西湖泛風煙通翠羽今古情空酒添在
新命繁華青門道悠悠相淳期王臺起行酒通

洪澤李百齡

九江送王元宗之空對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前　　言

湯顯祖是傳奇《玉茗堂四夢》的作者。他在當時曾以詩文和辭賦知名。他既是八股文的能手，又是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復古主義的反對者，開公安派的先聲。《明史》則因他的政治活動而為他立傳。多方面的成就使他在我國戲曲和文學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公曆一五五〇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江西省臨川縣東郊文昌里。他的上輩雖不做官，却享有相當的社會地位。他十四歲進學，二十一歲中舉。

少年時，曾受學於泰州學派創立者王艮的三傳弟子羅汝芳。羅汝芳的性命之學對文學創作持否定態度。但他身受統治者的迫害而不屈服，始終和官方的程朱理學異趣，這些在湯顯祖的思想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一五七五年，在臨川知縣的贊助下，湯顯祖刊印了第一部詩集《紅泉逸草》。最早的一首詩是他十二歲的作品。

次年，湯顯祖在南京國子監游學，刊印了第二部詩集《雍藻》（今佚）。

作於一五七七到一五七九年的五七言詩一百四十二首和賦三篇編為《問棘郵草》。老詩人、雜劇

作家徐渭看到之後，熱情地寫信給這位素昧平生的文壇新秀致以祝賀。

一五七七年春試失利後，在和同縣青年學友謝廷諒、吳拾芝、曾如海等人詩酒唱酬之餘，他試作傳奇《紫簫記》三十四齣（未完）。

一五七一年起，湯顯祖接連四次往北京參加三年一度的春試。後兩次時，他已經享有文名，受人矚目，却因謝絕首相張居正的延攬而落選。

一五八三年，即張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他以低名次考中進士。他不受內閣大臣申時行、張四維的籠絡，失去考選庶吉士的機會。由庶吉士而進翰林院是當時入閣升大僚的捷徑。

一五八四年秋，他任命爲南京太常寺博士，主管祭祀禮樂。他辭謝了友人的薦舉，不想在通常被視爲美缺的北京吏部供職。兩年後，改官詹事府主簿。詹事府是輔導皇太子的機構，在南京只有一名官員，形同虛設。一五八九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

明朝以南京爲留都，設有一套完整的中央官僚機構。不少官員是受到冷遇、排擠，才安插到南京來的。在某些問題上，他們竟成爲政府的反對派。後來才正式形成的以顧憲成爲首的東林黨是這個反對派的中心。早期東林黨的重要人物和同情者如顧憲成、高攀龍、鄒元標、李三才、顧允成等都是湯顯祖的好友。從來往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們在批評朝政時有着共同的立場。湯顯祖差不多一到南京就捲入以御史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丁此呂等人爲一方，以閣老大臣爲另一方的新舊兩派鬭爭中去。影響所及，以致他十年前的舊作《紫簫記》也被懷疑爲譏刺朝政，遭長官查禁。一五八七年，他把未完

成的《紫簫記》改編成《紫釵記》。

東林黨是一個鬆弛的政治集團，同時又是理學的一個流派。政治和理學的結合，使得他們過分注意於狹隘的道義之爭，有一些爭論和人民的利益並無多大關係。一五八七、一五八八年江南大飢荒，湯顯祖不僅是目擊者，作為一個低級官員，他自己也感到生活艱難。這樣他才可能寫出如下的詩句：『精華豪家取，害氣疲民受』（《疫》），顯示對社會現實持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正是從這樣的現實出發，他才會在《論輔臣科臣疏》中毫不留情地抨擊楊文舉，一個救災的使臣給災區帶來那麼多的苦難之後，居然受到特別的提陞。也正是從這樣的社會現實出發，他才在奏疏中對萬曆朝的統治作了一個清算：『陛下經營天下二十年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申）時行柔而有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清醒地面對現實，不從玄虛的理念出發，正是在這一點上，湯顯祖的某些政治主張比顧憲成、鄒元標等人更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一五九一年，他因上奏《論輔臣科臣疏》抨擊朝政，被貶為瓊州海峽北岸的徐聞縣典史。南下途中，他取道澳門。次年春北歸，在肇慶（今屬廣東省）會見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往返所見的新奇印象被加工為《牡丹亭》第二十一齣《謁遇》中參觀寶物的場面。『香山舉裏巴』，說的就是澳門三巴寺，即聖保羅（San Paolo）教堂。

嶺南貶官回來，雖然有劉應秋、顧憲成、王汝訓等人在上面多方設法，重新回到朝廷的願望仍然未能實現。

一五九三年，他被任命爲浙江山區遂昌知縣。在那裏五年，他和勞動人民有了更爲直接的接觸。他滿懷熱情，爲當地人民辦事。他驅除虎患，壓制豪紳，建立寄宿學校相圃書院和圖書館尊經閣，實行了一些開明的措施。但是一個真正想替人民做點事情的縣官，總是不斷地遭到上級的挑剔和地方惡勢力的刁難。一五九八年，眼看橫行不法的稅監就要來到，他在北京述職後就拂袖回家了。

同年秋天，他從文昌里遷居城內沙井巷。著名的玉茗堂和清遠樓就在這裏。傳奇《牡丹亭還魂記》也在此時完成。

他的絕句《聞都城渴雨時苦攤稅》說，雨愁抽稅而不敢進入京城，皇帝親自禱告未必有用。熱嘲冷諷如此無所顧忌，在他自己和同時代作家的筆下都是罕見的。雖然《牡丹亭》寫的不是政治問題，作者不再對統治者懷有幻想，有利於他對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以及對個性自由的追求。

一六〇〇年完成傳奇《南柯記》，次年創作《邯鄲記》，合稱《二夢》。它們和《紫釵記》、《牡丹亭》聯在一起，又名《玉茗堂四夢》。這時臨川知縣吳用先、袁世振都是他的禪友，達觀和樂愚禪師先後來訪，西兒和長子士蘧又不幸夭亡。他愈來愈不易擺脫出世思想對他的羈絆。

宋明理學原來就是儒家摻和佛學的產物。像羅汝芳那樣的理學家居然也談『燒煉採取飛昇』^①之術，可見道教勢力很盛。嘉靖皇帝朱厚熜給自己加上大羅天仙萬壽帝君等等長達三十五個字的封號，而湯顯祖的同年進士朱長春則爲白日飛昇幾乎跌死。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上流社會就溺於道教的程度。湯顯祖對佛學所下的功夫比道教深。他三十歲時曾在南京清涼寺登壇講法。也許沒有另一